

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五回,写到贾环上完课,到王夫人房里给她请安,王夫人便命他来抄个《金刚咒》念诵念诵。这好像是很闲淡的一笔。或者,也可以认为王夫人有时也关心贾环,试图对他好一些。其实贾环也正是这样理解的。平日王夫人很少理睬他,所以他接受了任务以后,一下子觉得自己很重要,情不自禁地对几个丫鬟故作姿态,一会叫谁倒杯茶来,一会叫谁剪剪指甲,一时又说谁挡了灯影。众丫鬟素日厌恶他,这时都不答理。

但我们仔细看第二十五回,它的中心故事就是从贾环因不忿而恶意外伤害宝玉,到他母亲赵姨娘买通马道婆施魔法,险些坏了宝玉和王熙凤的性命。那么,王夫人让贾环抄《金刚咒》之事,真未必那么平淡。咒语里有两个字,曰“邪魔”,隐隐贯穿了这一回。

《金刚咒》是《金刚经》后面一段短短的咒语。据说念诵它有很大的功德,可以消除人的罪孽,使曾经作恶的人改变心态,同时也免除报应。其中核心的句子是“神佛自至,邪魔消亡”。赵姨娘和贾环身上有一种邪恶的气息,这个王夫人无疑是能感受到的,而这种邪恶气息首先会针对贾宝玉,也是不言而喻的事情。如果《金刚咒》确实可以消除业障,那么贾环的业障消除了,就会让宝玉更加安全。当然,这对贾环本人也很有

好处嘛。王夫人会感到自己的慈悲和仁厚。我们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,首先要理解王夫人和贾环之间的关系。

在古代礼法制度中,一个庶出就是小老婆生的孩子,要把父亲的正妻认为嫡母;他对嫡母在礼仪上的敬重,也要远远超过他,所以他

接受了任务以后,一下子觉得自己很重要,情不自禁地对几个丫鬟故作姿态,一会叫谁倒杯茶来,一会叫谁剪剪指甲,一时又说谁挡了灯影。众丫鬟素日厌恶他,这时都不答理。

但王夫人很少理睬他,所以他接受了任务以后,一下子觉得自己很重要,情不自禁地对几个丫鬟故作姿态,一会叫谁倒杯茶来,一会叫谁剪剪指甲,一时又说谁挡了灯影。众丫鬟素日厌恶他,这时都不答理。

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,是探春在老太太身边长大,受到老太太那种气派与智慧的熏陶。同时王夫人对探春也并不讨厌,因为探春懂事,再说女孩终究是婆家的人。至于赵姨娘和贾环,王夫人只有厌恶和鄙视。所以贾环大体上是



红楼札记

俯瞰酉田古村落
方忠麟 摄



长及膝的斜襟立领滚边旗袍,领口一只三襟襟,余下从胸斜向腰间均是一字襟,像一根羽状复叶的藤蔓,舒展着柔软的身躯,顶端的卷须,缠绕得实在含蓄可人。墨黑底带隐隐花纹,像风吹云动处婆婆的树影。穿在身上,“窸窣、窸窣”响,恍惚穿梭在泼了墨一般茂密的丛林里。有于良史“弄花香满衣”的感觉——人在山里赏了花,还带回了花香。真善美的东西,于人片刻的陶冶,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时尚

上,很有可能也会让你很快失去兴趣。再看香云纱,它着实的夜空般的深沉,油画的质感,还有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惊雷,不会有被“艳压”的不快,这个适宜的“度”,就是低调的奢华。

嘲弄了一通。这当然写出贾环不成器,不像个主子爷,但他手头不宽裕也是必然的。而在宝玉那里,丫鬟麝月随口说了一句没有钱去赌着玩,宝玉就笑她:钱在床底下堆着,你自己不会拿吗?这两个细节在小说里前后靠得很近,看起来不相关,其实是作者设计的一种对照。很小的例子,却正是“窥一斑而知全豹”。

王家大富大贵,王夫人带了王熙凤掌管着荣国府内部的财政,不用特意关心,她的宝贝儿子也必然生活优越(况且还有贾母宠着)。但是,庶子贾环也是家族的继承人(在后来的故事里,大老爷贾赦为了表示对贾政一房的不满,甚至扬言要把荣国府世袭的爵位传给他),让一个庶出公子不能很好地维持体面,嫡、庶公子的生活处境相差如此悬殊,这是不合传统礼法的,也完全背离正夫人对整个家族应该承担的责任。是的,这位王夫人确实是一个执拗而自私的人。

于是我们可以说“邪魔”了。正当贾环在那里抄着《金刚咒》,宝玉外出做客回来了。他见了母亲,没有规规矩矩说上几句话,便命人脱去外面的衣服和靴子,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,王夫人便用手满身满脸摩挲抚弄他,这种宠爱,当然是贾环从来没有享受过的。

一会儿宝玉又和彩霞说笑,只见彩霞淡淡的,不大答理,两眼只向贾环处

看。为什么呢?彩霞是个极聪明的女孩,她愿意对贾环好而不愿搭理宝玉,因为贾宝玉是她够不着的人。表面上的殷勤、亲热,对改变她的处境毫无作用。而贾环尽管毛病很多,谁见谁厌,但怎么着也是贾府的少爷。如果能够跟他在一起,人生处境就会发生极大改变。

于无色处见繁花

王征宇

每个人都是他人世界的配角,但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。谁都不能替代自己活。活着,没有不珍惜的理由。成就的香云纱,最终造福

读8月25日“夜光杯”《依看依看道个“筛”》,褚半农先生从沪语方言读音角度,对“筛”字作了透彻分析。深感认同之余,从形器、工具、性质上作些引申。

我做过农民,农民家家屋里必有筛子(沪语音:师子),有的人家大大小小、粗粗细细好几只,这是竹编的农具、器具,一年四季都用得着。尤其是入秋后,用场更多了。收获的芝麻、绿豆、赤豆、黄豆,食用、储藏前都要过一过筛子,滤掉尘土和杂质。从农懂事起,常见奶奶“捉溜空(找空闲时间)”,把打下的黄豆适量放入筛子,弯着腰,弓着背,扎马步,双手捧着筛子均力左右前后摇晃着,布满青筋的手瞬间变得灵动起来。这筛子也仿佛有了灵性,金灿灿的黄豆在筛子里迅速地滚动、跳跃,混杂在黄豆里的小泥粒、草籽等由孔筛落地上。还可以按需要,通过手感轻重高低,分拣出或壮或瘪,或食用或作种子的豆。我学样尝试着,就是找不到得心应手的感觉。

读完书回乡正式当了农民,也上了“筛子”“扬麦”“扬谷”。这是夏秋两个季节里,麦子、稻谷经收割、登场、脱粒等多道工序,成品交售前最后的洗礼。生产队仓库场上,用三根毛竹,支撑成三角形架

重。宝玉虽然左边脸上烫了一溜燎泡出来,幸而眼睛竟没动。贾环抄到“邪魔消亡”吗?无从知晓。但此中邪魔附身,踊跃而行,却是真的。王夫人从贾环身上感受到某种危险的“业障”,她是信佛之人,希望通过佛法来消除这业障。但是她绝没有想到这也是她的“业”,需要从自己身上消除。业既生而不能消,就会有“报”。滚烫的蜡油泼得她宝贝儿子满脸都是,这就是“现世报”。邪魔在人心,心魔不除,光靠抄咒诵咒是没有用的。

《红楼梦》对佛教的态度很有意思。书中写水月庵的净虚老尼奸滑贪婪,极其辛辣;写妙玉借高洁以自饰,是在同情中含着讽刺;写惜春出家,则更多是为她的固执和无知而伤感。再回到上面王夫人的故事,我们可以明白,在作者心目中,佛法修行,和表面的行为几乎没有关系。

人说,我们只不过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粒沙子,被风吹,被雨打,为生活而挣扎。其实,真正的沙子是不挣扎的。它或孤独,或被聚成塔,都在安静地做着自我。许多时候,我们比不过一粒沙子。

也说“筛”

邵嘉敏

子。用麻绳上头系在三角形架子上,下头一张圆桌般的“大筛子”荡于离地一米五左右的高度。操纵者立于凳子上,让“大筛子”处于腰胸间,双手前后左右,或顺时针或逆时针,或顺风或偏风来回晃动,过滤下果实,剩下的穗叶、碎梗顺势往旁边一掀。这个“大筛子”孔眼较大,农人习惯上称“汰”。

做记工员时,每天要到仓库里去,保管员马婆婆常用筛子筛选种子,我又跟着学。她说耐心、细心加用心,啥事都不难。数番操练,摆弄筛子终于驾轻就熟。顺便补一句,马婆婆今年一百零三岁了,仍耳聪目明。

年夜脚里(临近春节),筛子又是另外一番用场。记忆中最不可磨灭的是“喂糕粉”(又称“溲糕粉”),即把春臼舂出来的米粉拌入糖水,再以筛子筛出细粉。没有筛子参与这道关键、重要、必须的工序,定管做不出美味可口、能列入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方糕、桶蒸糕。

筛子还有别的用场。比如,夏季,去水桥头淘米、洗菜、洗碗,引来窜条鱼窜来窜去。把筛子隐沉于水面下,待鱼儿追逐米屑、菜叶、饭粒时,速提起,常有斩获。再比如,寒冬腊月时,扫出场角一块空地,撒上一把金黄的稻谷,觅食的麻雀喜出望外。殊不知,上面罩着以竹棒支撑着的筛子,躲在窗户后的我等“小团串(小屁孩)”以绳索拉动竹棒,筛子如天网罩下,麻雀乖乖就擒。这也让筛子卸下严肃的面孔,活泼了一把。

我做农儿时,也做过一段辰光的工人(时称外工),在县建筑公司做钢筋工。工地上必备筛子,长方形木框或铁框,里向是钢丝编成

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
小格子的网,主要用来筛掉夹杂在黄沙中的小石子。有时一天要筛好几吨黄沙,搞得腰酸背疼臂膊抬不起。筛子有目数,指每平方英寸所含的筛孔数。作用是通过一定动力,将物质按颗粒大小进行分离。虽我从来没搞清楚过具体的目数,也不影响对筛子的使用。它是精明的过滤器。

至于今年三四月以来,用得最广、触碰得最多的“筛”字,赞成半农先生的讲法,上海方言读“山(shai)”为顺。

当兵的日子虽已过去多年,但有许多趣事至今难忘,比如,在船坞里抓鱼。一个夏日的上午,海南已是烈日灼人。我们部队修理所接到护卫艇大队部通知,有一艘护卫艇要进坞马上进行大保养。于是,我们在所领导的带领下,拿着各种工具,赶到船坞边待命。不多时,护卫艇慢慢地驶进来,我们跳进船坞,小心翼翼地将不同类型的木垫子塞到护卫艇两侧,再用铁锤使劲敲进去。将护卫艇牢牢固定住后,再用两只大水泵不停地将船坞里面的海水抽出来。

过了4个多小时,船坞里面的海水越来越少,哇!只见下面满满的海虾、鱿鱼、墨鱼、鲳鱼、带鱼……五花八门,有的鱼名称我至今也叫不出来。我生长在江南水乡,没见过大海,更没见过这么多活奔乱跳的“海鲜”,真是大开眼界。战友们个个喜笑颜开,迫不及待地走进船坞里开始徒手抓鱼。有的抓到鱼后大叫:“你们看,我抓到了一条大的!”我急忙赶到伙房里拿了一只铁皮桶,也投入到抓鱼“大战”中。走到艇尾下面时,发现一条2斤左右的淡粉红色、嘴巴尖尖、尾巴上有黄点的鱼。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,刚伸手,这条鱼似乎早有防备,一下子绕过了我的身后,一溜烟就不见了。

抓不到,决不收兵。我叫上机修班的林振秀和我一起抓。他一抓一个准,也难怪,他是在福建海边长大的,从小跟着父亲抓鱼摸蟹,这对他来说,真是小菜一碟。我却是两手空空。正在一筹莫展时,突然,发现离我一米左右,有一条全身乌黑的鱼,张着大大的嘴,样子十分凶猛。不管三七二十一,我想尽快抓一条鱼给战友们看一看,于是,放下铁皮桶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了过去。总算逮到了!可是,当我把鱼拎起来准备放入铁皮桶时,那条鱼往我左手大拇指上狠狠咬了一口,顿时鲜血直流,吓得我六神无主。林振秀叫我赶紧去卫生室包扎,我缓过神来,急急匆匆奔到大队卫生室。浙江籍的卫生员蒋念成一边细心地帮我消毒包扎,一边耐心地告诉我,大海里许多鱼会咬人,所以在抓鱼的时候要智取。

沙子

千里生



穿,第三次才真正拿到手。和高级定制待遇一样了,我笑说。头发盘成利索的髻,胸前别一对白兰花,容貌温婉的师傅笑着顺着我的话:“衣服做出来,顾客不满意,我自己也会很难过。繁琐点,大家都满意,都开心,多好。”我先是应了一声,继而,心头蓦然一热。见她教两个徒弟如何把盘扣的疙瘩头盘得紧实和溜圆:“盘好了掉在铜盘里,叮地有余响,好像一只小软槌,打在铜锣上。”中药房里的秤盘,来“秤”手工活做得不够精。马虎潦草的人不会这么做,得过且过的人也不会这么做,只有活得深情的人,才会这样不厌其烦地臻于至善至美。慢慢生成的美好,我们要用心去爱。

七夕会

走出卫生室,刚踏入修理所,就听到集合的哨声,便和战友们一起排队走到食堂。阵阵鱼味扑鼻而来,走近只见餐桌上有红烧鲳鱼、清蒸带鱼、油爆海虾、墨鱼炒咸菜,以及我连名称也叫不出的鱼。撩了一块肉嫩刺少、清蒸的鲜带鱼蘸上酱油,吃到嘴里,感觉特别鲜美。是啊,这每一条鱼、每一只虾,都是我们自己抓的啊!那天晚上,所长知道大家工作劳累,所以允许喝点小酒,放松一下。大家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,怡然自得。走出食堂,天色早已暗了下来,停泊在军港里的舰艇开始变得模糊,远处的群山早已消失,只有挂在天边的星星好像一颗颗亮晶晶的小珍珠。